



鼓楼史学丛书·异文化视野系列

旅藏日志

DIARY OF
A JOURNEY ACROSS
TIBET

[英] 汉密尔顿·鲍威尔 著
罗文敏 译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鼓楼史学丛书·异文化视野系列

旅藏日志

DIARY OF
A JOURNEY ACROSS
TIBET

[英] 汉密尔顿·鲍威尔 著
罗文敏 译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旅藏日志 / (英) 汉密尔顿·鲍威尔著; 罗文敏译.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6. 10
ISBN 978 - 7 - 5161 - 9132 - 3

I. ①旅… II. ①汉… ②罗… III. ①西藏—游记—近代
IV. ①K928. 9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253272 号

Diary of a journey across Tibet

by Captain Hamilton Bower.

New York: Macmillan, 1894

出版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宋燕鹏
责任校对 王 斐
责任印制 李寡寡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发 行 部 010 - 84083685
门 市 部 010 - 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 刷 北京金瀑印刷有限公司
装 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6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13.5
插 页 2
字 数 256 千字
定 价 49.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 010 - 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特别资助项目资助成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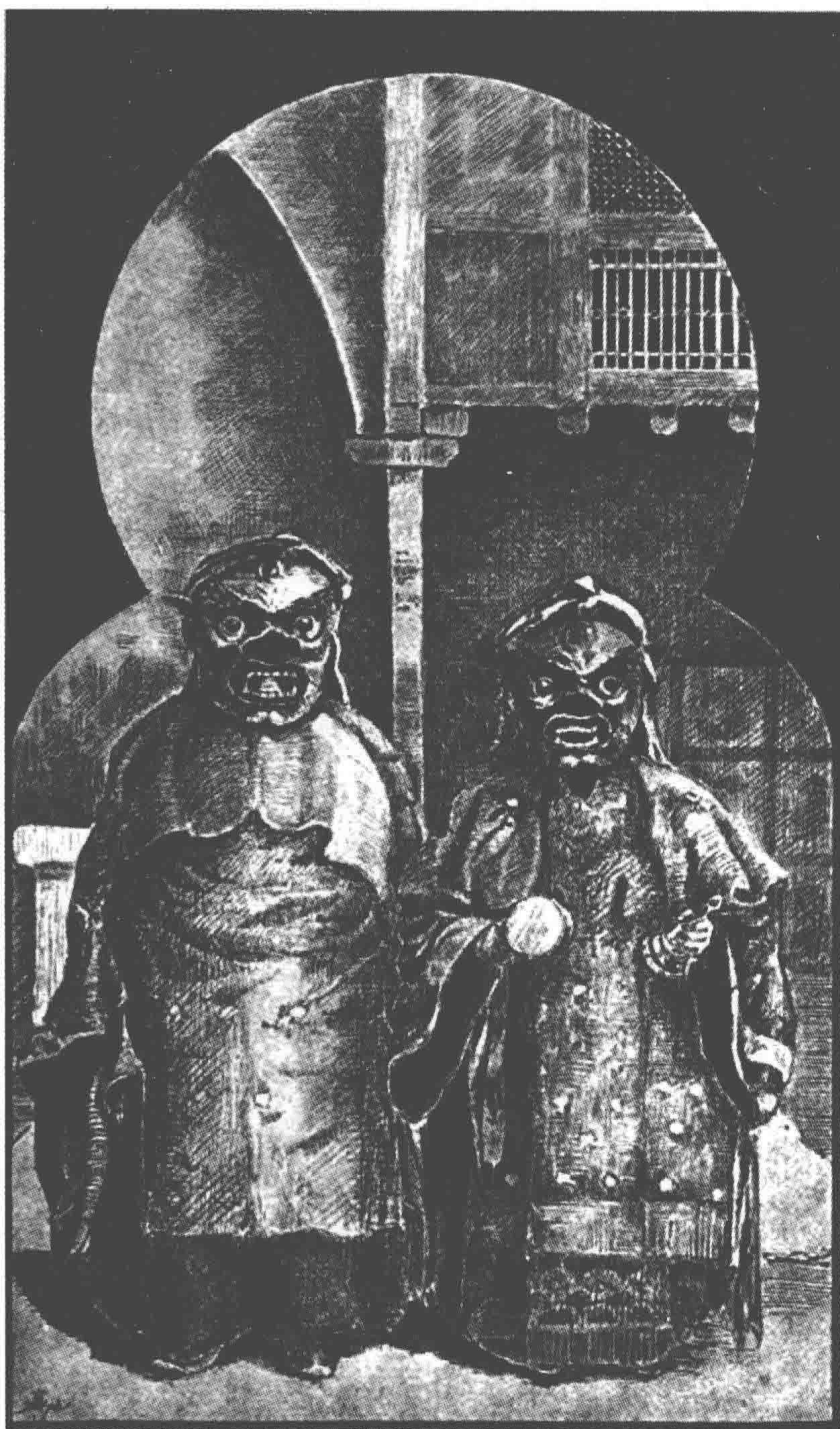
这个《旅藏日志》是特许奉献给最高贵的侯爵兰斯顿 (THE MARQUIS OF LANSDOWNE) 阁下

G. C. S. I. , G. C. M. G. , G. C. I. E.

印度总督和治理将军

该项目由 THROCGH 支持和赞助，由其有义务的谦卑仆人来执行

作者



HEMIS 戴假面的僧侶

作者前言

借助于用手持相机拍摄的一些照片，我画出了大量的插图，因此，我得为一些精美照片而感谢 C. V. 亨特 (C. V. Hunter) 先生和 W. 伍德威尔·洛克希尔 (W. Woodville Rockhill) 先生。我还要向 H. 希玻姆 (H. Seebohm) 先生、F. L. S. 和 F. Z. S. 的友好支持表示感谢，他们为本书最后一章（第十六章）提供了有价值的鸟类笔记。

本书中特有名称的拼写，都是在藏语和英语这两种发音不同的语言之间，尽可能地以接近语音来音译。联合服务社团，西姆拉，1894 年。

译者序

本书是清末英军上尉汉密尔顿·鲍威尔（1858年生）于1891—1892年考察西藏时所记录的一部日记，该书于1894年由麦克米兰出版社（纽约）出版。由于作者的身份和使命特殊，所以，这部日记对于研究中英关系史、中国西南边疆安全史，都很有价值。

1914年非法的“麦克马洪线”是英国企图为对中国西南领土的侵占寻找自认为合适的理由。由此追本溯源，此前的1911年第二次和1903—1904年第一次英国入侵中国西藏地区，用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军事武器残忍屠杀使用大刀长矛的西藏人民的战争罪行，就是前奏和铺垫。其实，这些作为前奏和铺垫的明目张胆的侵略，还有比其更早的蓄谋，而它们，历来都被很多人所忽视。但是，请留意如下时间表：1892年英军上尉汉密尔顿·鲍威尔以旅行者身份“旅行西藏”完成使命；1903—1904年英军侵略西藏；1911年英军再次入侵西藏（统军者正是上述的鲍威尔）；1914年非法的“麦克马洪线”被炮制。从中我们不难推理出汉密尔顿·鲍威尔在其中的作用。

“当他回到英格兰，鲍威尔以第一个穿越青藏高原的英国人，而被授予‘英国皇家地理学社团创始人’奖章。除了收集军事情报，这个军事间谍从一个当地淘宝者手中搞到并带回了一本由51张罕见桦树皮书写的古代手稿。鲍威尔对这些古代手稿的发现，促使欧洲人对文物的抢夺，并导致进一步入侵西藏。”尽管汉密尔顿·鲍威尔并未在日记中记录这一段有关该手稿的获得之奇遇，但他这次长达12个月的穿越青藏高原并横穿中国大陆的漫长行程，并非一般意义上的“旅行”。而且，其日记中所暴露出的诸种态度与看法，都足以给那些

不能清醒识别他人侵略野心的人，敲响警钟。

汉密尔顿·鲍威尔——旅行日记作者？马背上的间谍？作者由1891年4月4日从印度最北部的西姆拉准备出发，到1892年3月29日到达黄浦江入海口，随之依次经过中国香港和新加坡到加尔各答。全书以日记形式记述了作者一行在途经上述等地的整个考察历程（其中最为详尽的是在我国藏区的经历）。日记中作者没有公布自己的间谍身份，而且他也效仿俄罗斯探险家普尔热瓦尔斯基收集西藏地区特有的动植物标本，记录沿途的风土人情，等等。似乎正如他在日记中给中国人一再强调和伪装的：我只是旅行到中国内地去。而实际，并非如此。

鲍威尔的《旅藏日志》发表后很受欢迎。他也写了一篇长达10页、未公开出版的机密情报，题为《一些西藏事务的笔记》。“目的是为军事情报局长安装千里眼，内容是高度机密的。”“阅读这本小册子，很容易看出为什么它是保密的。鲍威尔没有试图掩盖这一事实，……通过军事远征……这是非常符合英国政府在印度的议程……鲍威尔的报告提交十年后就发生了入侵西藏。”^①“不像他的竞争对手俄罗斯人（普尔热瓦尔斯基），汉密尔顿上尉于1890年就秘密准备去发掘西藏。他的探险，授权于英国情报部门，路遇很多困难和挫折：包括土匪袭扰，丢失马匹，可疑藏民。”他不被允许前往拉萨而要沿原路返回印度北部，最后经过艰苦努力而达成妥协，他们一行人能够沿拉萨北部向东进发，经过塔陈鲁（tachenlu）、昌都、理塘等地，到达四川境内。

侵略军统帅——汉密尔顿·鲍威尔。1911年10月，曾经为英军侵入中国西藏的前期准备工作立下汗马功劳、当年53岁的鲍威尔以少将身份率军亲征、入侵中国西藏。“阿波尔远征军由少将汉密尔顿·鲍威尔（Major-General Hamilton Bower）担任总指挥，拉钦普专员本丁克（Bentinck）和警察部队的邓达斯（W. C. M. Dundas）担任助

^① 参见 <http://www.thelongridersguild.com/word06.htm>。

理政治教官。阿波尔远征军共计 1000 多名士兵^①，一路烧杀劫掠。珞巴族人民奋起反抗，用简陋的大刀长矛和毒箭对付侵略者，但最终未能阻挡入侵的英军。这支英军按原计划在 1912 年 1 月开始测量和探查工作。他们沿着迪杭河谷北进，经潘吉、空辛、里乌（Riu）、叶克（Yeke）、西蒙（Simong）等村子，到达了距离‘麦克马洪线’30 英里的辛金（Singing）附近。”^② 其实，早在 20 年前的 1891 年，鲍威尔已在这本日记中，充分表达了他所体验到的、面对中国民众时因武器先进而产生的优势心理。

尽管作者似乎竭力以一个客观观察者的眼光打量，但偶尔也难免流露出对中国历史与社会状况先入为主的偏见与无知。所幸作者在日记中，基本将观察视野投注在沿途的交通路线与地理标识，尤其是山川风光、动植物生存样态与物种特征记录、藏区的习俗人情以及途经各地的民众生活境况与个人见闻感受等诸多方面。从文献资料学的角度来看，阅读本书，能够给读者提供一个独特的（“外来者”的）文化观感：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旧中国，藏区以及作者行程所到之处中国人民的生存处境和社会生活画面。

需要特别强调和声明的是：其一，作者汉密尔顿·鲍威尔的原书出版是在 1894 年，距今已逾百年，故本书无涉版权问题；其二，作为译著，作者在文中的诸多观感、看法乃至个别地方对民族和宗教话题的表述语句，皆为作者自己立场，与译者和出版社立场无关，不过，为学术责任与客观呈现之目的，译者在脚注中附注出原文表述内容，以作对照参考；其三，关于地名、湖名和人名，受限于作者对当地藏语发音的模拟理解和表达效果，本书所用的音译，显然是经过了“藏语—英语—汉语”的转换过程，故在这一点上，只能求“似”而非求“是”的境界。

概而言之，这是一部可用以了解“他者”视野中的甲午之前的晚

① 参见 <https://earlytibet.com/category/history/>。

② 梁俊艳：《英国对藏政策的调整与“麦克马洪线”的前期策划——以 1911 年威廉逊事件为中心》，《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1 年第 4 期，第 81—82 页。

清时期旧西藏的日记，是一部追本溯源、解密英国在清末民初对中国西藏地区政策变化之因的外国文献，更是一针惊醒那些裹足不前、敌友不分、崇洋媚外者的清醒剂。

翻译是一件苦差事，本译著定有很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恳望学界同人本着爱国敬业的目的，不吝赐教。

译者 罗文敏

2015年1月

目 录

第一章	从西姆拉到边境	(1)
第二章	开始探索	(14)
第三章	被我们的向导遗弃	(24)
第四章	遇到牧民	(37)
第五章	在拉萨附近	(51)
第六章	与拉萨官员谈判	(64)
第七章	向北方进发	(78)
第八章	进入居民区	(88)
第九章	进入石屋地区	(98)
第十章	被向导遗弃	(111)
第十一章	在昌都附近	(121)
第十二章	昌都到嘎索克	(132)
第十三章	从芒康到理塘	(144)
第十四章	理塘到塔陈鲁	(153)
第十五章	经中国返回印度	(162)
第十六章	宗教、国家、人民，等等	(178)

插图目录

假面舞会上的和尚	(7)
四月份全结冰的盘根闹湖	(12)
藏族牧民	(17)
行进中我们的驮队	(28)
一顶帐篷	(32)
西藏茶壶	(35)
一个藏民的问候	(45)
藏民的耳环	(55)
来自藏区的茶壶	(63)
帐篷门口的人群	(66)
藏民的杯子和勺子	(75)
羚羊陷阱	(80)
羊头	(83)
竹鸡	(87)
西藏灯烛	(101)
塔克桑丹岗	(103)
藏族舞蹈	(107)
萨嘎 (西藏褐马鸡)	(117)
地面褐马鸡	(119)
西藏血雉	(130)
典型西藏城镇 (塔特·查木地)	(133)
佛教徒的铃铛和法器	(139)

东部西藏的房子屋顶	(143)
汉民请柬	(147)
酷衣 (四川雉鹑)	(155)
环颈雉	(161)
扬子江上的峡谷	(169)
斑尾榛鸡	(199)

第一章 从西姆拉到边境

在离开 14 个月后，1890 年从土耳其返回的时候，我深深痴迷于旅行带来的乐趣，并且对于每一个曾经历过游览魅力之洗礼——包括登顶、翻越并凝视喜马拉雅山脉冰川——的人而言，这种乐趣尤为明显。为此，我开始把思绪移向西藏这片神秘的土地。

在拉达克（Ladakh），我和当地人已经变得熟识，在拉萨，也是如此，我认识了寺院、喇嘛和转经筒，以及永恒不变地嘟哝着的同一重复“噯嘛呢叭吽吽”（“哦，莲叶里的鲜花，噢！”^①）。但是，在东方的边缘地带，那儿有真正的西藏，它在地图上是一个巨大的白色空白地；那个空白地，就是我决定要去拜访的圣地。西藏之南的一些区域，尚有少数地方和路线被当地的探访者标注，至于西藏中心地带和北部地区，我们则知之甚少，就好像它是坐落于另一个星球那样陌生。

第一件事，就是弄清楚印度政府是否会倾向于支持这个计划，但我的疑惑很快被打消了。总督阁下不仅认可这个想法，还让好心人洛德·罗伯茨（Lord Roberts）这位同伴和印度医疗服务人员 W. G. 索罗尔德（W. G. Thorold）博士陪同前往，以此来给予该项目援助。

我决定携带的仪器是：可测最高和最低温的温度计，一个 3 英寸大小的考察用的库克牌经纬仪^②；用来记录低温的三个普通温度计；

① 在这里，作者认为藏传佛教中的六字真言的意思是“*Oh, the flowers in the lotus leaf, oh!*”（“哦，莲叶里的鲜花，噢！”）

② 此处译为“一个 3 英寸大小的考察用的库克牌经纬仪”。原文为“*a 3 - inch explorer's theodolite, by Cooke*”。

附带几个单独温度计的黑克斯牌测高计^①；牛眼灯；三棱柱罗盘；口袋天文钟；千分尺；几个袖珍罗盘和三个无线发报机^②。这些仪器，用几张干燥的纸包裹起来，隔在铁框子间，用砵肥皂把植物和自然历史标本各自保护起来，以此装备出我们的考察科学器具。

考虑到我们带着一个陆军铁道医疗同伴^③，于是我们又带了少量治疗眼疾的药物，凡士林和碘^④。在中亚的高原，凡士林乃必备之物。由于大风和极端干燥的气候，手和脸的皮肤严重干裂而豁口，而与碘混合使用，绝对会是应对马背裂痛的完美装备。我建议将来踏上这片土地的旅行者要带上一些止痛药，必须得预防感冒和咳嗽。

在衣物方面，我们用厚普妥粗羊绒呢装备自己，这是一种产自克什米尔的土生羊毛布^⑤，我们还带了温暖的羊毛内衣，和绵羊皮长袍。我们的靴子是普通步兵弹药的模式，这种靴子做得足够大，以便穿好几双厚羊毛袜子；这些羊毛袜子的脚趾和脚跟，都是双层厚的。我们也带上了一打麂皮，以便途中修补衣服。

床上用品方面，我们带了毛毡，羊皮地毯，毛毯；只用毛毯是不太能够抵挡严寒的，没有什么羊毛衣服可以抵挡昌（青藏高原中部）^⑥这个地方的大风的，所以必须带上羊皮。

我们的武器弹药结构是：两个双管 500 发步枪，一杆 12 珠散弹枪，两个骑兵配用卡宾枪，三个左轮手枪。我们大约有 300 发步枪子弹，200 发散弹枪子弹，大多是 6 号子弹；有 200 发卡宾枪子弹，有一两袋左轮手枪子弹。

索罗尔德博士和我跨用骑兵马鞍。这种骑兵马鞍比普通的狩猎马鞍有很大的优势；首先它可以把卡宾枪别在附带枪套里，以便防卫

① 原文为 “hypsometer, by Hicks, with several spare thermometers”。

② 参考原文 “and three aneroids”。

③ 参考原文 “Army Railway Medical Companion”。

④ 参考原文 “vaseline, and iodo-form”。

⑤ 参考原文 “For clothing we equipped ourselves in thick puttuo, a sort of native woollen cloth made in Kashmir”。

⑥ 原文为 “Chang (Central Tibetan plateau)”。

用。尽管此防卫目的可能从不会被派上用场。但当情急所需时，此装备就太有必要了，可若是将卡宾枪挂在别处，那么，几乎可以确定的是，你无法在关键时候顺手取用它。此外，骑行过程中，当有机会射击一只藏羚羊时，或连续出现其他最出乎意料的情况时，就可以顺手拔枪以应对。而且，骑兵的马鞍将易于携带一件大外套、午餐、望远镜等物品。

携带一些文学或者类似于考察类书籍是绝对必要的，因为心灵需要给养。因书籍沉重，而运力有限，那些不愿反复阅读的书，最好别带。我们所带的图书包括莎士比亚的书，《纳皮尔半岛战争》和凯雷的《裁缝雷萨特斯》^①。书籍、乐器和服装都是装在克什米尔造的牦牛皮囊中，其中两个像金洛克（Kinloch）将军床的模式，而且长度足以包裹枪管。我们的帐篷主要是“印度兵之友”（一种从屋顶斜下至地面而无侧墙支撑的帐篷），它有 10 英尺长，6 英尺高，略像一个帐篷车司机所用的东西，它里面的空间有 80 磅。喀布尔（Kabul）帐篷和达瑞帐篷^②被作为厨房，这些帐篷都是棉质的，外加妥粗羊绒呢内衬，不过，我觉得，若是棉衬里则会更利于抵御大风。

1891 年 4 月 4 日离开西姆拉（Simla）时，我简短造访了我的考察团队。4 月 16 日，抵达斯利那加（Srinagar）。穆里（Murree）这个地方的积雪很深，途经此地的前一两段路况非常糟糕；曾在某处，轻便双轮马车翻了，差点掉进悬崖^③；然而，我们自己振作了起来，很快又再出发，再没有出现更糟糕的状况。

在斯利那加（Srinagar），有几天我被索罗尔德博士带着去购买驮畜，以及选配鞍鞯等东西。准备进入一个未知的地区，要决定哪些牲畜最适于用来运输，还真是件令人非常犯难的事儿。牦牛对高海拔地区气候的耐受力有很大的优势；事实上，牦牛无法在低海拔地区生活，在西藏的西部地区几乎从未见过在海拔约 12000 英尺以下的地方

① 原文为 “Shakespeare, Napier’s Peninsular War and Carlyle’s Sartor Resartus”。

② 原文为 “a tente d’ahri”。

③ 原文为 “in one place the tonga capsized, very nearly sending all hands over the cliff”。